

曾國藩家書的五倫道德

羅 光

〔內容提要〕曾國藩的遺著中，家書佔了極大的數量，以對象而言，上由祖父母至父母，中對諸兄弟、朋友、下及兒輩，足以探索曾家人物的生活與形象；以內容論，由瑣屑的家事、父母的存向，兄弟的勸誘，子女的教導，進而至國事、政務的處理，以至論文論學，修身成德，內容極為豐富。本文就研讀曾氏家書的心得，分修身、家庭、父母、兄弟、子侄、妻女、朋友、君臣等八項，論述曾氏的倫常道德，並希望藉由本文激發現代中國家庭的反省。

一、前言

曾國藩生於一八一一年，於一八七二年去世，享壽六十一歲。去世到今已兩甲子，離他的生平，則已經三甲子了。最近台北市已經出版大陸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歷史小說三部九冊，故宮博物院在十一月底將舉行兩天歷史學術講演，紀念曾國藩在中國歷史的身價。

今年六月，台北學術界曾召開王船山學術思想研討會，紀念王船山逝世三週年，我曾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文章，講述王船山思想的系統，對這位衡陽鄉賢表示我的景仰。曾國藩出生在衡州，對於他的逝世兩甲子，我又作這篇紀念性的文字，表達對這位鄉賢的敬重。

曾國藩的著作流傳最廣，版本也多的，是他的家書。黎明書局曾出版一部，編者在「編者的話」裏說：『本書的出版，承俞部長大維先生，出所藏珍本，又重加蒐集校正，更見完善。』

「編者的話」中更有一長段介紹家書內容：「以數量而論，有一千餘封之多；以對象而言，上由祖父母至父母，中對諸兄弟，下及兒輩；足以探索全家人物的生活和形象；以內容而論，由瑣屑的家事，父母的存向，兄弟的勸誘，子女的教導，

進而至國事、政務的處理……以至於論文論學，修身成德，真實而又細密，平常而又深入，真是一部真實生動的生活寶鑑。……曾文正公是最好的兒子，能使父母放心、歡心；也是最好的哥哥，教導和照顧弟妹，體貼入微，真情實意，極為動人；更是成功的父親，仁慈而又嚴正，是子女的好榜樣。……凡是想要扮演好爲人子女，爲人父兄的角色，都不可不細看這些情真意切的書信……」

家書既然具有這麼高的修身齊家價值，我就簡要的從家書中舉出五倫的道德，作爲研讀家書的人做參考。

二、修身

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裏，修身爲齊家治國的基石。大學講治國平天下，先要修身，次要齊家。身不修，則家不齊，更談不上治國了。

曾國藩從少謹慎修身，謹言謹行，一生服膺孔孟之道。在家書裏勸勉弟弟，訓戒兒子，時時流露這種儒家君子的精神。在家書裏，多處說明他自己的缺點，也標出自己反省改過的方法。

「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，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，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。無奈性已生定，竟不能威猛。所以不能威猛，由於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玩易之也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三三七，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致澄弟沅弟季弟）

曾國藩自知剛性威猛，不如左宗棠和彭玉齡，精明不如李鴻章；但他能取他人之長補自己的不足，左、彭、李都是他幕下的謀士猛將。他自己常是鄭重，腳踏實地。

「然我用功，實腳踏實地，不求一毫欺人。……我在京師，惟恐名浮於實，故不先拜一人，不自詡一言，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一三七，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）

後來戰功日高，官位身望日隆，他力求謙虛，絕不以官位驕人，時時戒慎恐懼。

「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清、慎、勤三字而已。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，慎字改爲謙字，勤字改爲勞字，尤爲明淺，確

有可下手之處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一二四，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季弟）

早在京師時，他已經告誡弟弟們：「作工夫赴考場，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，萬不可稍生妄想。」

「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。進德，則孝弟仁義是也；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則我之尺也，得寸則我之寸也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一二二，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）

當他官位已經封侯，他越覺自己要謙虛。

「吾兄弟位高，名望亦高，中外指目為第一家。樓高易倒，樹高易折，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，專講寬平謙巽，庶兒高而不危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三六，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沅弟）

而且他竟以「悔」字作為生活準則。

「弟求兄隨時訓示申敬。兄自問近年惟有一悔字訣。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，……自從丁巳，戊午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，……故從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，以不怨不尤為用。」（家書第七冊，頁一七八三，同治五年致沅弟）

「朱子嘗言，悔字如春，萬物蘊蓄初發，吉字如夏，萬物茂盛已極；吝字如秋，萬物如落；凶字如冬，萬物枯凋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九九，同治六年三月初二，致沅弟）

曾國藩常懷着易經乾卦的亢龍有悔，身居高位，時時有危機感，謹小慎微。

「余在外立志以愛民為主，……又性素拙直，不善聯絡地方官，所在齟齬，坐是中懷抑塞，亦常有自艾之意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四八六，咸豐八年二月二日致沅弟）

「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命者，殆人生之不大幸耳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九五，同治六年，二月二十一日致沅弟）

「余定於正月初北上，頃已附片復奏抄閱。……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客，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，但在其中照料雜事，維繫軍心，不居大位享大名，或可免於大禍大謗，若小小凶咎，則亦聽之而已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五九，同治五年）

十一月初三日，諭紀澤）

但事情進行並不是他所追求的，他升官拜爵，功名盛極一時。他乃常記着以往告誡弟弟們的話：

「凡人一身，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二八八，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）

他在軍中，或在高位，每日讀書，用正楷字寫日記，事事專心。

「凡人作一事，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，……人而無恆，終身一無所成。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，實在受害不小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四七〇，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）

曾國藩一生持身處世，常抱持這種謹慎精神。他所謂無恆，在於訓練湘勇，跟長毛作戰，幾次失敗，想放棄軍事；但每次仍舊再起，終至成功。在政事上，天津教案交涉，遭受攻擊，被調回兩江總督任，更謹慎處理事務，以致在六十一歲就因病去世。慈禧太后也痛惜說：曾國藩沒有過一天的享受。

三、家庭

曾國藩的家庭，原是四代同堂的家庭，上有祖父母，下有兒女，一家的精神，建立在祖父星岡公的教訓。

「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岡公爲法，大約有個八字訣。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、蔬、魚、豬也；又四字則曰早、掃、考、寶。早者，起早也；掃者，掃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顯考，王考，曾祖考，言考而妣可該也；寶者，親族鄰里，時時周註，賀喜弔喪，問疾濟急，星岡公常曰：人待人無價之寶也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七〇六，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）

「家中養魚、養豬、種竹、種蔬四事，皆不可忽。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，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，登其庭有一種旺氣，雖多花個錢，多請幾個工，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訪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五五一，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澄弟季弟）

「吾祖星岡公於僧道巫醫及堪輿星命之言皆不甚信，故凡不近情理之言不敢向之開口。以後吾家兄弟子侄，總以恪守星岡公之繩墨爲要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五〇六，同治三年四月十四日致澄弟）

星岡公制定治家八字，爲日常生活的規則，曾國藩在家書中多次提醒子弟，決不忘記。在精神倫理道德方面，曾國藩引申祖父的遺訓，規定本家的形像。

「吾家子侄半耕半讀，以守先人之舊，慎無存半點官氣。不許坐轎，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糞等事，須一爲之；插田蒔禾等事，亦時時學之。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三三一，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致澄、溫、沅、季弟）

「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爲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。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怙，日習於驕奢而不自知，至戒至囑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七一四，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澄弟）

「居家之道，惟崇儉可以長久，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，衣服不宜多製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〇三七，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諭紀澤）

曾國藩最怕家中子弟染上官家習氣，失落祖傳家風。他的父親曾撰一聯，命曾國藩書寫，懸掛家堂。

「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

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鉅付兒曹」（咸豐四年正月上旬竹亭老人自撰命男國藩寫）

曾國藩以勤敬二字作爲家法，令子弟遵守。

「家中兄弟子侄，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。一家能勤能敬，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。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侄，務宜刻刻遵守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三五五，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夜致澄、沅、季弟）

曾國藩軍功蓋世，官至封侯，他却常有危機感，諄諄囑咐家中人絕對不能驕奢，要恐懼滿招損。

「此後總須步步收緊，切不可步步放鬆。禁坐四人轎，姑從星岡公子孫做起，不過一二年，各房亦可漸改。總之，家

門太盛，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。人人須記此二語也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四四〇，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澄弟）

「平日最好昔人『花未全開月未圓』七字，以為惜福之道，保泰之法莫精於此。……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無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二六六，同治二年，正月十八日致沅弟）

「讀書乃寒士本業，切不可有官家風味。……家中新居富塢，一切須存此意，莫作代代做官之想，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。門外掛扁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。天下多難，此等均未必不可靠，但掛宮太保第一匾而已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八〇，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諭紀澤）

「我家中斷不可積錢，斷不可買田，爾兄弟努力讀書，決不怕沒飯吃，至囑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七九〇，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諭紀澤紀唱）

家中最要的，在於一團和氣，一團和氣尤其是在兄弟間，影響全家。

「兄弟和，雖窮氓小戶必興；兄弟不和，雖世家宦族必敗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七七，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稟父母）

「夫家和則福自生。若一家中，兄有言弟無不從，弟有請兄無不應，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，未之有也；反而不敗者，亦未之有也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六一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，稟父母）

曾國藩的家書，幾乎百分之九十，是給弟弟的信，信中規勸弟弟，勉勵弟弟，力求和弟弟心意相通，又要求子弟，不以官家自居，以士民之家為家，家風勤儉，家有道德。

四、父 母

孝道在中國社會，已經實行幾千年，凡是讀書人，多是以孝為治家之本。曾國藩家書開始是向祖父母和父母寫信，稟告自己的生活狀況，盡子孫之責。致弟弟書信，常提及孝道。

「余嘗語俗雲曰：『余欲盡孝道，更無他事，我能使諸弟進德業一分，則我之孝有一分；能教諸弟進十分，則我孝有十分；若全不能教弟成名，則我大不孝矣。九弟之無所進，是我之大不孝也。惟願諸弟發奮立志，念念有恆，以補我不孝之罪。幸甚幸甚。』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五七，道光二十二年，致澄、溫、沅、季弟）

「賢弟性情真摯，而短於詩文，何不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，『曲禮』『內則』所說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務使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，無一時不順適；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學問也。若詩文不好，此小事，不足計；即好極，亦不值一錢。不知賢弟很聽此語否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八八，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，致澄、沅、季弟）

不僅教孝，實際要行孝；對於祖父，謹望父叔服侍；對於父親，囑咐弟弟服侍。

「且男忝竊鄉貳，服役已兼數人，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，男實不安於心。此後萬望總持大綱，以佃微事附之四弟。四弟固謹慎者，必能負荷，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，相與娛樂，則萬幸矣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二〇二，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稟父母）

「吾兄弟五人，溫沅皆出外帶勇，季居三十里外，弟弟常常他出，遂無一人侍奉父親膝下，溫亦不克遽歸侍奉叔父，實於論語遠游，喜懼二章之訓相違。余現令九弟速來瑞州與溫并軍，蓋二人可以更番歸省，澄弟直時常在家以盡溫情之職，不宜干預外事，至囑至囑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四二八，咸豐六年十月初六日致澄弟）

曾國藩對於家庭的型像，非常注意。自己既任高官，自己的家在鄉村應該保有樸素的型像，絕不宜假藉勢力，干預地方行政，不向地方政府拜托施壓；他勸父親莫進入官署。

「我家既為鄉紳，萬不可入署說公事，致為官長所鄙。即本家有事，情願吃虧，萬不可與人構訟，令長官疑為倚勢凌人，伏乞慈鑒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一五一，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，稟父母）

「又聞四弟之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，曾為蔣市街曾家說墳山事，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。此雖積德之舉，然亦是干預公事。……同鄉紳管公事，地方官無不銜恨。無論有理無理，苟非已事，皆不宜與聞。地方官外面應酬，心

實鄙薄。……以後無論何事，望勸父親總不到縣，總不管事，雖納稅正供，使人至縣。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，侄時時掛念獨此耳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一六三，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，稟叔父母）

「前信言莫管閑事，非恐大人出入衙門，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，黨邪嫉正，設有公正之鄉紳，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，取比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，則於彼大有不便，必且造作謠言，加我以不美之名，進讒於官，代我構不解之怨。而官亦陰庇彼輩，外雖以好言待我，實則暗笑而深斥之，甚且當面嘲諷。且此門一開，則求者踵至，必將日不暇給，不如一切謝絕。今大人手示，亦如杜門謝客。此男所深為慶幸者也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一六八，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稟父母）

曾國藩為保持家庭的樸素型像，敢向父親進言，勸不代人向地方官打交待，他實踐論語所說：『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』父親竹亭公接納兒子的善言，以後不進官署。他另一項孝道，是為祖父母及父母，預辦四具壽器，多次囑咐弟弟用上洋漆每年為壽具加漆，表示他極看重這種傳統的孝道。

五、兄 弟

曾國藩兄弟五人，他最年長。對於弟弟，家書講話最多，在他心目中，家庭的結構由兄弟負擔。祖父母和父母已到安閒休養年歲，兒子和侄兒尚在求學時期，家中事務都由兄弟承擔。所以他說『家和』，常指着兄弟的和睦。中國傳統的道德，最重孝悌，孝是孝敬父母，悌是愛敬兄長。兄長對弟弟有教導的責任，弟弟對兄長有聽從的義務。曾國藩在弟弟們年青考試時，指導讀書的方法，做人的道理，指示他們選擇老師。家書中的第一封寫給四個弟弟的信，詳細指示進德脩學。

「寫至此，接得家書。知四弟、六弟未得入學（沒考過），悵悵。然科名有無遲早，總由前定，絲毫不能勉強。吾輩讀書，只有兩事：一者進德之事，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，以圖無忝所生；一者修業之事，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，以圖自衛其身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四八，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澄、溫、沅、季弟）

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日、十一月十七日，有兩封致四個弟弟的長信，詳細就個人的心境予以開導，勉勵讀書進德，他

說：

「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，同心一力，何患令名之不顯，何患家運之不興？欲別立課程，多講規條，使諸弟遵而行之，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；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長兄督責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，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。所望於諸弟者，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，則我心大慰矣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一三一，道光廿四年十一月廿一日致澄、溫沅、季弟）

「至於兄弟之際，吾亦惟愛之以德，不欲愛之以姑息。教之以勤儉，勸之以習勞守樸，愛兄弟以德也；豐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愛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愛，使兄弟惰肢體，長驕氣，將來喪德虧行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，吾不敢也。」

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二四四，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澄、溫、沅、季弟）

到後來他練勇和太平洋作戰，澄弟留在家，溫弟沅弟季弟都參加練勇，溫弟戰死，季弟病死，沅弟國荃領帶湘勇，攻克安慶，攻破金陵。曾國藩給澄弟寫信，指示治家；給沅弟寫信，指示作戰和修身之道。

「余往年撰聯贈弟，有『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』二語。弟之直人人知之，其能忍，則為阿兄所獨知；弟之廉人人能料之，其不儉，則阿兄所不及料也。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，不特家常用度宜儉，即修造公費，周濟人情，亦須有一儉字意思。總之，愛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四三五，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弟）

「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，門庭可謂極盛，然非可常恃之道，記得己亥正月，星岡公訓竹亭公（祖訓父）曰：『寬一雖點翰林，我家仍靠田作業，不可靠他吃飯。』此語最有道理，今亦當守此語為命脈。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，而輔之以書、蔬、魚、豬、早、掃、考、寶八字，任憑家中如何貴盛，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。凡家道可以久者，不恃一時之官爵，而恃長遠之家規；不恃一二人之驟發，而恃大眾之維持。我若有福罷官回家，當與弟竭力維持。老親舊眷，貧賤族黨不可怠慢，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。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，自有渾固之基矣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一四，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）

這一段話，很明顯地說出曾國藩的儒家修養，很怕「亢龍有悔」，很想預防「盛極而衰」，以謙樸持家，家的富貴乃能持久。

沅甫曾國荃，才高氣盛，尤其性躁，又有肝病，行軍作戰，常求速決。在圍攻金陵時，費時三年，曾國藩屢次寫信，告示弟弟行軍作戰之道，另外勸弟弟能忍、能讓，宜看天意以行事。

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吾家已盈疇矣。管子云：斗斛滿則人概之，人滿則天概之。余謂天概之無形，仍假手於人以概之。……吾家方豐盈之際，不待天之來概，人之來概，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。自概之法之何？亦不外清、慎、勤三字。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，慎字改爲謙字，勤字改爲勞字，尤爲明淺，確有下手之處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二三，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）

「疏辭兩席一節，弟所說甚有道理。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？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，減去幾成，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，今因弟之所諫，不復專疏奏請，遇便仍附片申請，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二五七，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，致沅弟）

「凡辦大事，以識爲主，以才爲輔，凡成大事，人謀居半，天意居半。往年攻安慶時，余告弟不必代天主張。……弟現急求克城（金陵），頗有代天主張之意。若令丁道在營鑄砲，則尤於無識矣。願弟常畏天之念，而慎靜以緩圖之，則近耳。……弟於吾勸誠之信，每不肯虛心體驗，動輒辯論，此最不可。吾輩居此高位，萬目所瞻，凡暫撫是己非人，自滿自足者，千人一律。君子大過人處，只在虛心而已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三七九，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沅弟）

「余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煉，始知畏天命，畏人言，畏君父之訓誡，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。……弟經此番裁抑磨煉，亦宜從畏慎二字痛下功夫。畏天命，則於金陵之克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，不敢絲毫代天主張。且常說我兄弟非材德薄，不配成此大功。畏人言，則不敢稍拂輿論；畏訓誡，則轉以小懲爲進德之基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一四〇七，同治二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）

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沅弟信中，仍說：「克城之遲早，仍有天定，不關人謀也。」同年十一月初一日的信，勸說：「望弟無貧功之速成，但求事之穩適。」後來朝廷有意派李鴻章率淮軍助克金陵，曾國藩也想請李鴻章出兵，曾國荃不同意，他給弟弟寫信說：

「如奉旨飭少荃中丞前來會攻金陵，弟不必多心，但求了畢茲役。獨克固佳，會克亦妙。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，總以保全身體，莫生肝病爲要。善於保養，則能忠能孝，而兼能悌矣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五〇七，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致沅弟）

李鴻章當然不願發兵，避免和曾國荃爭功；曾國藩自己也不親往金陵督師，留在安慶，讓克金陵之功，歸於國荃，在同年同月二十日，又囑國荃「事事落人後着，不必追悔，不必尤人，此等處總守定畏天知命四字。」後來國荃於六月十六日攻克金陵，國藩於六月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連寫四封信與國荃，詢問詳情，囑「弟勞苦太久，切勿過於焦慮，至囑至囑。」國荃仍因心燥發肝疾，回家休養，國藩去信說：

「沅弟濕毒與肝鬱二者總未痊愈。濕毒因太勞之故，肝疾則沅心太高之故。立此大功，成此大名，而獨懷鬱鬱，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？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？余於本月代具請假摺，九月再奏請開缺，十月當可成行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五七八，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致沅弟）

「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，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四二，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）在此信中，曾國藩列舉北宮黝、孟施舍、曾子的經，又舉出門智門力之經，如李斯、曹操、楊素，終至遭禍。故囑曾國荃切勿以「自居者每勝一籌」。在最後曾國荃回鄉，他更囑咐保持家聲。

「吾鄉顯宦之家，世澤綿延者本少。吾兄弟忝叨爵賞，亦望後嗣子孫讀書敦品，略有成立，乃不負祖宗培植之德。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，無一毫德澤及人，且懲咎叢積，恐罰及於後裔。老年痛自懲責，思蓋前愆。望兩弟於吾之過失寄箴言，並望互相切磋，自勤儉自持，以忠恕教子，要令後輩洗淨驕奢之氣，各敦恭謹之風，庶幾不墜家聲耳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八九四，同治十年三月初三日致澄弟沅弟）

曾國藩於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逝世，正是寫上封信的後十一個月，這時剛六十歲，自稱老年自懲責，勉勵兩弟以勤儉自擇，以忠恕教子，以維持家聲。

六、兒子、妻女、朋友

曾國藩有兩個兒子：曾紀澤、曾紀鴻。紀澤天份高，紀鴻天份平平。曾國藩教導他們讀書、作文、寫字。第一封寫給曾紀澤的信，是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，曾國藩在同鄉省親的途中，突得母親去世的耗音，乃去信給留在北京的兒子，詳細指示他處理開弔，家眷回家，賬務各種事件，信中流露孝思、誠樸、寬容、謹慎的心情，無形中是很好的家教。以後給紀澤紀鴻的信，都是教導讀書和修身之道。

「讀書之法、看、讀、寫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……至於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教恕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……孔言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；孟言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，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。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，於恕字或易著功，敬字則宜勉居行之。此立德之基，不可不慎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五三三，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諭紀澤）

「吾教子弟不離八本，三致祥。八者曰：讀古書以訓詁爲本，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，養親以得歡心爲本、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治家以不妄起爲本，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三者曰：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八八一，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，諭紀澤紀鴻）

「余生平有三恥：學問各途，皆略涉其涯溪，獨天文算學，毫無所知，雖恆星五緯不識認，一恥也；每作一事，治一業，輒有始無終，二恥也；少時作字，不能臨摹一家之體，遽致屢變而無所成，遲鈍而不適於用，近歲在軍，因作字太鈍，廢閣殊多，三恥也。爾若爲克家之子，當思雪此三恥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五四九，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諭紀澤）

「余近年默省之勤、儉、剛、明、忠、恕、謙、渾、八德，曾爲澤兒言之，宜轉告與鴻兒，就中能體會一二字，便有

日進之象。澤兒天質聰穎，但嫌過於玲瓏剔透，宜從渾字上用此工夫。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古，須探討些趣味出來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六九，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諭紀澤紀鴻）

「一曰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，以爲善之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獨知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。果能好善如好色，惡惡如惡臭，力去人欲，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自慊，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，皆能切實行之。……」

二曰主敬則身強，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，至程朱千言萬語不離此旨。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。……

三曰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，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，……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數語。……

四曰有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…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進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，則旁人矐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。……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萬難挽回……今書此四條，老年用自儆惕，以補昔歲之衍；並令二子各自勸勉，每夜以此四條相課，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，仍寄諸侄共守，以期有成焉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九二七）

上篇爲家書最後一篇，末記「金陵節署中日記」，曾國藩時年六十歲，已自稱衰老，以這四條訓勉子侄。次年，他卽去世，可說這四條是留給子侄的遺囑。

曾國藩對於妻子郭夫人，互相尊重，家書中有兩封致歐陽夫人的信，稱呼「夫人」，語氣平和有禮。

「家中遇祭酒菜，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。……吾夫婦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，不可不勞苦，不可不謹慎。近在京買參，每兩去銀二十五金，不知好否？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六八，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致歐陽夫人）

「余精力日衰，總難多見人客。……余亦不願久居此官，不欲再接家眷東來。夫人率兒婦輩在家，須事事立個一定章

程，居官不過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長久之計，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。……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，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，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，則福澤悠久，余心大慰矣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八一，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，致歐陽夫人）

這種勤儉謹恭的思想，乃曾國藩一貫的思想，在致弟弟和兒子的信裏，時常提及，時常囑咐。對於婦女他依照這種思想，督促她們作家事。

「新婦初來，宜教之入廚作羹，勤于紡織，不宜因其富貴家子女不事操作。大、二、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雙寄余，各表孝教之忱，各爭針黹之工；所織之布，做成衣襪寄來，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四二七，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諭紀澤）

可見他本人的儉樸，穿着家中人所作衣履，又見他對家中事的細心。

「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，聞妯娌及子侄輩和睦異常之，此足卜家道之興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五三六，同治三年六月初一，致沅弟）

「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總未認真講求。……故吾屢教兒媳諸女親主中饋，後輩視之若不要緊。此後還鄉居家，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，必須常至廚房，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換菜之類。爾等亦須留心於蒔蔬養魚。此一家興旺氣象，斷不可忽。紡織雖不能多，亦不可間斷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風自厚矣。」（家書第四冊，頁一七二〇，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，諭紀澤紀鴻）

此種家風，今天的社會已不能實用，但是勤儉的家風，今天仍舊應是居家的原則。

家書中沒有致朋友的信，但在家書中曾國藩常提到朋友，尤其對曾國荃帶兵作戰，曾國藩常指點謹慎朋友間的往來。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四個弟弟的長信，述說他在京師所交的朋友，自稱「余之益友」，也說自己得善，「蓋明師益友，重重夾持，能進不能退也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五四）

七、君 臣

家書中沒有上呈皇帝的奏稿，祇有在家信中提到朝廷和皇上時，曾國藩表明自己的態度。

「分兵北援以應詔，此乃臣子必盡之分。吾輩所以忝竊虛名，爲衆所附者，全憑忠義二字。不忘居，謂之忠；不失信於友，謂之義。今變與播遷，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，可謂忠乎？……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？縱使百無一成，而死後不自悔於九泉，不詔議於有世。弟謂切不可聽書生議論，兄所見即書生迂腐之見也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七六七，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致沅弟）

英法聯軍入侵，清帝避往熱河，詔遣曾國藩率師北援，曾國荃不同意此上，來信批評朝廷，曾國藩復信罵他「滿紙驕矜之氣，且多悖謬之語」信末說：「此次復信，責弟甚切，嗣後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，兄即不復信耳。」後四天，又致曾國荃一信，說若皇帝決派他北援，「則十月奉旨，十二月底即當起行。明知此事無益於北，有損於南，而余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若不去君父之難，則既詔後日之悔，復懼沒世之譏，成敗判鈍，不敢計也。」（家書第二冊，頁七七〇）

從上面兩信可以知道曾國藩的忠義。他自認是書生迂腐之見，中國儒家傳統觀念，以忠於正統之君爲臣子之責，清朝皇帝當時已是正統之君，曾國藩誓死忠於皇帝。上面所提曾國荃給曾國藩的信，內容不可知，但從曾國藩的復信，可以猜到有勸國藩放棄清朝，自立爲主的言論，曾國藩乃厲說：「天下之事變多矣，義理亦深矣，人情難知，天道亦難測，而吾弟爲此一手遮天之辭，狂妄無稽之語，不知果何所事。」

後世論曾國藩的人，也多批評他不背棄滿清，自創漢人朝廷。然曾國藩以自己書生之見，決不做這事；而且他看當時的情勢，也決不可爲。清朝雖已經無爲，但李鴻章的淮軍，左宗棠的楚軍，江西的沈葆楨！雖係曾國藩所保薦，不和他同心然他最怕不受控制的弟弟曾國荃，將來跋扈，自作主張。他所以忠於清朝，明哲保全身家。

八、結 語

曾國藩家書所表達的家庭型態，爲一個典型的儒家傳統家庭。曾家當時爲侯府相府，曾國藩却極力保全祖傳的半耕半讀的家風，謙虛勤儉的家德，在盛時不顯露驕奢，衰時仍能持久。

家書的倫理，以兄弟的倫理最受注意，曾國藩說：「予生平于倫常中，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。蓋父親以其所知盡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」。（家書第一冊，頁四九，至溫等四弟）家書的大部份都是給弟弟的信，不厭其煩的勸勉弟弟。對於父親，他敢於進言，「但當諭親於道，不可疵議細節。」（家書第一冊，頁七一）

對於女兒，則講「三綱之道，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。……夫雖不賢，妻不可以不順。吾家讀書居官，世守禮義，爾留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。」（家書第三冊，頁二二七一，諭紀澤）現在社會遽變，大家庭變小家庭五倫道德幾乎已不存在；但是我們仍要保持曾國藩對家庭的理想；家庭爲人品道德的搖籃，爲人生情感的總匯；兄弟和睦爲事業成功的妙訣，家人勤儉是家境持久不敗的要道。居心謙虛，以體認自身成功乃先人的選擇；力求檢點，爲後人留福德，家庭乃是生命共同體，生命所有互相流通，人生乃不孤獨，身心可得平衡。

目前，中國家庭，不僅是組織上解體，尤其是精神上崩潰，去妻反目，輕易離婚；父母子女，代溝不通；老親被棄，幼少無依。而且徭佚奢侈，絕無家風。在另外一面台灣的財團，却都是家庭兄弟合資，我們誦讀曾國藩家書，感慨實多。一位身處亂世，位居統帥總督，天天不忘自己的家庭，時時爲家風家聲着想，因而子孫乃能百年萬福。我在文中，多引家書原文，期望大家面對古人的話語倍覺親切，激發心中同情和反省。

